

後漢書集解

寶何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寶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武七世

祖時以藏枯骨為業以活死為事時應是融祖父奉定襄太守武少已經行著稱常教授

於大澤中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諸生自遠方來受業者百餘人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

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曰為貴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武生五男二女長男紹次機次恪長

女妙即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

后也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

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

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

將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紹為武長子與此異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

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

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永

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曰探幽暗之實忠臣

不恤諫爭之患曰暢萬端之事是曰君臣並熙名奮百世熙盛也臣

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

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

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梁鄧萬代見桓紀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梁孫鄧毫貴戚專勢侵逼公卿驅畧吏

民惡熟罪深云云案寇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譖

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

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

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胡亥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壻問樂近

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

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集

通鑑胡注謂自去年興獄至今事終無其實也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陞

下稷高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

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卽時也集解通鑑曰厭人鬼

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曰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尙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集解通鑑考異案蕃廣尙書朱寓荀緄音古劉

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尙書郎張陵嬌皓集

惠棟曰謝承書云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被面父繫得免其母

至婚家醉嘔吐皓恐食得毒伏地嘗吐仰曰吐寒耳苑康楊喬邊

非毒也母灸發膿皓祝而愈之矯矩爲切祝當作吮集解惠棟曰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

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養養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曰次貶黜案

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

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集解通鑑胡注天官言天命有

德人不可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夫瑞生必於嘉土嘉土猶善人也集解通鑑胡注是年魏郡言嘉禾生巴郡言黃龍見福至則由善

人集解先謙曰官本則作責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

慶書奏因已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大反帝不許有詔

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

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

之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

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鄒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

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

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曰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旬旬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曰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尙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嶲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

集解惠棟曰昱一作翊別見

辟潁川陳寔爲

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

力

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

大姓皆絕望矣

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屯人石顯爲

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

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

乎蕃曰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已塞

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尙書旦夕亂太后

女尙書內官也夫人即趙嬖

急宜退絕

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

戶主近署財物耳

集解通鑑胡注省內謂禁中也近署財物謂少府所掌中藏府尚方內省諸署也惠棟曰案百

官志云中黃門冗從僕射居則宿衛直守門戶也

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

為貪暴天下何何正曰此故宜悉誅廢曰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

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太后以為此皆天所生漢興以來

世世用事國典常故何可廢邪但當誅惡耳

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

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

集解惠棟曰考竟而死也

武復數白誅曹節等

太后允豫未忍

允音淫允豫不定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允或作亢字誤允豫即允豫也

故事久不發

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

集解通鑑胡注天官即天文史記天官書即後

之天

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

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曰星辰錯繆不

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曰朱寓為司隸校尉劉

祐爲河南尹庾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曰所親小黃

門山冰代之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周有山師之官掌山林後以官爲氏或云山古烈山氏之後

使冰奏素

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尙書鄭颺

音立集解通鑑胡注長樂尙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掌奏下外朝

文書眾事也先謙曰音立上官本有貳字

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

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瑁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王甫

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

集解惠棟曰百官志

官志云中宮尙書五人主中文書也

先旨告長樂五官史朱瑀

集解惠棟曰百官志云長信長樂宦者署

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官名爲號劉昭云如長樂五官史朱瑀之類是史當作吏

瑀盜發武奏罵曰

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吾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

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

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

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宮從官案史亦當作吏曹

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踴躍



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榮信閉諸禁門榮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

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太監召尚書官屬脅曰白刃使作詔板集

爲封榮傳審印信然後受之惠棟曰王幼學云楊賜傳割用板之恩注板詔書也史炤云謂不

加告命以板策授之王補曰通鑑胡注詔板所謂尺一也曹節暮

夜劫帝威脅尚書官屬爲之不經尚書故何進傳亦言尚書得詔

板疑之李雲書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誅平楊賜金商對

斷絕尺一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

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廙還共劫太后奪璽書集解劉攽曰

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

亦先奪得璽綬惠棟曰袁紀作璽綬道復音福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官典職儀云南宮至北宮相去七

衛復俗使鄭廙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

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命

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曰少府周靖行車騎將

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

賁羽林殿驍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吳等合明

且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實武反汝

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

集解通鑑胡注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惠棟曰九州春秋袁紹說

何進云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前實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

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於是武軍

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集解惠棟曰旦平旦武紹走諸

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

可整嚙復嚙今年尚可後年燒案易曰拔茅連茹喻羣賢也并者

羣賢眾多也中有并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姦慝

不可理也嚙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

誅天下大壞也燒音古敎反燒猶惡也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

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

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

殞斂行喪坐已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

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曰爲己

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

已爲從事使還竇姓已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徙

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產

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

廣雅曰木徑至喪所已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蜷音丘若哀

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尚書曰

自干令升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已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

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

爲京師臣請已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請臣自同

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

掾同也案北堂書鈔引漢官儀云

都官從事掌洛陽中百姓似百官當作百姓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  
集解惠棟曰桂陽先賢傳云帝

奇其才悉許之謝承書云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官敬服其能也騰曰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尙書

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穰人也封玄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笞殺於市

而厭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玄作互是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

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

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

等起已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已鎮

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已功封愼侯愼縣屬汝南郡

也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集解惠棟曰滎依漢碑當作焚殺中牟縣令

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集解官本考證曰苗朱氏子五行志作皇后異父兄朱苗惠棟曰陶宏景

云苗字叔達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皋拜苗爲車騎

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曰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

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

兵事

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

曰吾欲令三軍之眾親其將如父母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可曰威厭四方進曰爲然入

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

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

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

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

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陳

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曰小黃

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

鴻爲下軍校尉

集解劉放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都字宜作校也

議郎曹操爲典軍校

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

集解惠棟曰馬

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見袁紹傳注帝曰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

曰爲元帥督司隸校尉曰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

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

兵須紹還卽戎事曰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

協羣臣請立太子帝曰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前書曰然皇

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

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

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

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僂疾也音在覽反集解通鑑胡注天

郡總爲一也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卽位何太后臨朝進與

太傅袁隗輔政錄尙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

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

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集解惠棟曰津字子

雲南陽人後爲交州刺史見吳志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

然其言又曰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爲司徒司空孫湯爲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

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

術亦尙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攸等

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趙忠朱典

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

但曰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集解通鑑胡注上閤省閤也急捕誅

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集解通鑑考異袁宏紀作郭脈九州春秋作郭勝當從本傳太后

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

而曰其書不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

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曰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

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

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

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唯申及

甫唯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諡故稱大行也前將軍宜受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

詔領禁兵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宜字不宜輕出入官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

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曰其計曰太后太后不聽

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

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集解惠棟曰楚楚似僕

愴苦楚意承上文言先謙曰楚楚句反對上文注不誤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

曰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

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



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曰弱社稷太后疑曰爲然中官在省闈

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

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

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曰習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

稱卽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卽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

微物尙不可欺曰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曰詐立乎今將軍總皇

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集解惠棟曰左傳舊注云高下猶屈申杜預云因時制宜此猶

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

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曰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

楚以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

林苑集解通鑑考異案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爲西去非所以脅太后也又使府掾太山王匡

東發其郡强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瑁字元偉元族子

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

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皆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

曰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已貧賤

依省內已致貴富

集解通鑑胡注言何后因宦官得進進兄弟以此致富貴也

國家之事亦何

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集解惠棟曰光武紀馬武云反水不收後悔無及胡注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

事發則不可收拾

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

構已成形執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

是已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

集解通鑑胡注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爲司

隸始去節今假節重其權也

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

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

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已守省中諸常侍小黃

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

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集解通鑑胡注勸進於此時悉

誅之也 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

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

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惟思今

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

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

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曰下選三署郎

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

省欵音許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

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

進出因詐曰太后詔召進入坐省問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

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憤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

何后鸞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

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

穢濁公卿已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尙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

殿前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渠姓左傳有渠孔御戎張魚反讓珪等爲詔曰故太尉樊陵爲司

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許訓子尙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

將軍出共議中黃門已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

部曲將吳匡張璋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匡字伯康河內人官至宏農太守素所親幸在外聞

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

問會曰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青瑣門王補曰通鑑從袁紀及東西

宮欲已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闔

集解惠棟曰尙書省在神仙門內見漢官儀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

從複道走北宮複音福集解惠棟曰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里注見上尙書盧植執戈於閤道

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閤得免袁紹與叔父

魏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

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

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集解通鑑胡注時苗爲車騎將軍士吏能爲報讐乎

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

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

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集解

劉攽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一死

字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曰攻省內集解通鑑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

張讓段珪等因迫集解何焯曰因疑作困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

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當中門也集解通鑑胡注穀門位在子雒城正北門也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平縣故城又

北有津曰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尙書盧植夜馳河上王

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

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曰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

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集解王補

曰通鑑論云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還襲之於後而朱溫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

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闔豎身死功頽爲世所悲豈智不足

而權有餘乎

言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

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

宋襄公所已敗於泓也

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

楚戰大敗於泓也集解王補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

而言則其理悖矣故商受拂祖伊之告德宗拒陸贄之言史氏斷

不援以爲據史公魏世家不咎其不用信陵而曰天方令秦平海

內雖得伊衡之佐曷益此所謂讐言也劉氏史通深譏之又以魚

蒙敘遼東公孫之敗虞世南述江左陳氏之亡皆與子長同病范史此論其能免劉氏之譏乎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

進本屠家子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進本屠家子父曰眞

惟女惟

弟來儀紫房上僭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曰合人願道之屈矣

代離凶困

代更也

賈何列傳第五十九

終

後漢書六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九校補

竇武傳今臺閣近臣

至戴恢等

案陳蕃為尚書令在桓帝延熹初胡廣之為尚書僕射則在桓帝前

據蔡邕胡公碑廣於延熹二年以罪廢復起曾拜尚書令亦非僕射劉祐之初補尚書侍郎當亦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即在陳蕃為尚書令時劉矩遷尚書令以不附梁冀出為常山相尹勳遷尚書令以誅梁冀功封侯苑康遷詔本傳皆不言其曾為尚書郎就可考者殆無一人為永康初臺閣近臣豈獨蕃廣時不為令僕哉疑武職本前述蕃廣等官令僕時之佐成政道後舉朱瑀等可為尚書臺官而張陵等可備尚書郎之選後之修史者妄有改削遂至成此敗耳

太尉溫之弟也

錢大昭曰太尉當作衛尉案董卓傳中平三年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

於溫靈紀亦載溫三年二月為太尉四年四月免特其官終於衛尉耳

注卓取溫笞殺於市而厭

之官本注而作以

何進傳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

錢大昭曰魏志注引續漢書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

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案此言屠家與后紀說合餘已詳靈紀



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

錢大昭曰二當作三

吕功封慎侯注慎縣屬汝南郡也

自本注末無也字

乃上遣袁紹擊徐兗二州兵

案文舉當作集

從儂還歸營注儂疾也音在覽反

官本注在覽作代鑒

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顯荀攸等

陳景雲曰據荀或袁紹傳均作逢紀此作龐誤案逢

讀同龐音近而譌也

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

官本甥作妹柳從辰曰袁紀作姊案作姊爲長詩曰諸姊從之蓋本太后昔日宮中

諸姊遺出爲讓子婦故亦可謂之妹以姊本訓女弟也太后似不得自有所謂甥也

天下憤憤

柳從辰曰袁紀憤憤作憤憤

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集解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死

字

柳從辰曰袁紀亦作死者

斯宋公所以敗於泓也注天之廢商久矣

官本注廢作棄與今左傳文合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集解王補曰公業謀殺董卓北海積忤曹操

反以此義寢或謬曰時不能克皆以身殉范史猥與荀或合傳而管仲之稱東坡有道似伯夷之譽皆襲取范史之謬而擬不於倫者也吾故採袁彥伯杜牧之之論以正其失焉

後漢書七十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眾之曾孫也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集解惠棟曰世

系云眾生城門校尉安世安世生騎都尉緄緄生上計掾熙熙二字泰渾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縣南五十里

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

輔政徵用名士曰公業為尚書侍郎

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

人主作文書起草

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

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曰大事

借音子夜反將

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曰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曰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曰袁紹爲勃海太守曰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辭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曰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彊盛然光武曰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眾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

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佩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

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逸坐不閱堂言不妄視也集解先

公緒孔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並無軍旅

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集解通鑑胡注謂臨兵非公之儔三也

集解通鑑胡注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山東之士素乏精悍也

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

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

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

虓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顧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舟中

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

矢滿把不能中驕馬追之不能及

田單攻之良平之謀可任偏師責吕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

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眾怙力怙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集解劉攽

謂如碁不動作碁無理先謙曰魏吕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

志鄭渾傳注張璠漢記作碁時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吕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

操矛

集解先謙曰戟不能戴鄭

挾弓負矢也

挾持

況其壯勇之士已

當妄戰之人乎

集解先謙曰漢記作忘戰之人是

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百

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有字緣者字生之

及匈奴屠各湟中義

從西羌八種

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

而明公擁之已為爪牙譬驅虎兕已赴

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渟著忠誠可

任智謀可恃已膠固之眾

膠亦固也

當解合之執猶已烈風掃彼枯葉

八也夫戰有三亡已亂攻理者亡已邪攻正者亡已逆攻順者亡

今明公秉國平正

集解先謙曰漢記作秉國政平

討滅宦豎忠義克立已此三德

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

玄北海人故云

東北海郿原清高直亮

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

皆儒生所仰羣

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

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也卒敗榮陽

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川王賢濟南王辟光

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二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榮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

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

徵兵呂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卓乃

悅呂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畧過

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爲明公懼之卓乃收還

其兵留拜議郎卓旣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

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眾乃與何顒荀

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

召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集解惠棟曰二或作一見三國志注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上之續漢書云二十四世

孫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

祖尚鉅父宙太山都尉集解先謙曰官本宙作仙惠棟云仙泰山

鹿太守

卒於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年六十一棟案續漢書孔融傳亦作宙  
後漢別有孔宙字公緒者非融父也周壽昌云案仙應正作宙裴  
松之注魏志引續漢書作宙韓敕碑陰郎中魯孔宙季將魏志武  
帝紀許靖傳仙字公緒乃獻帝時人宙則靈帝時卒也今各本俱  
作仙獨毛本作融幼有異才然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  
宙較諸本為善融引小者大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  
之集解惠棟曰注兄弟七人宙七子融之外惟孔謙字德讓歷仕  
郡諸曹吏見孔謙碣孔褒字文禮見史晨碑年十歲隨父詣京師  
洪适云宙子載于諸錄者惟有謙褒融三人年十歲隨父詣京師  
時河南尹李膺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  
同也集解洪頤煊曰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殺孔融傳云  
時年五十六融當生於永興元年桓帝紀建和元年十一月前太  
尉李固下獄死呂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  
時融尚未生

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

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

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

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則融與君累  
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

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

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漢書云膺大悅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為客

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為主之禮但置飲食不須問客膺歎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後與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坐中曰告煒煒曰夫人

小而聽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

高明必為偉器

集解先謙曰世說注續漢書高明上有長大二字似不可少

年十三喪父哀悴

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

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召名捕儉

刊創也謂創去告人姓名集解劉放曰正

文案覽何能創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周壽昌曰覽時口銜天憲詔自彼出即刊章有何不能者儉與融

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

抵歸也融家傳

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

不告融見其有窘色

窘迫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

謂曰兄雖在外

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

舍止

後事泄

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後以客

發洩

國相召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



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

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

能決乃上讞之

前書音義曰讞請也音宜傑反

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

原陶巨洪陳留邊讓齊聲稱

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

及讓等而逸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

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尙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

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

撓曲也音乃孝反集解王補曰此當是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時故融得以陳奏而尙

書吏詰責之與范滂事同也

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

不時通融卽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

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

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

猶眾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

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已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旣拜而辟融舉高

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

集解惠棟曰百官表云中丞內領侍御史融為

舍屬與舍不合故歸也

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

集解劉攽曰案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明字有

脫誤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刊誤補遺云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

候祝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候不言北軍

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

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

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

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曰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

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

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

云時年三十八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

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

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

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邢原等

璆音巨秋反又音求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

漢書云以彭璆為方正邢原為有道王修為孝廉告

高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其禮賢如此郡人甄子然

五

集解惠棟曰融集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焉得受釜庾之問以錫烈士之心與豆三斛當是恤子然之後也子然高密人見第五種傳洪頤煊曰又袁宏紀有北海臨孝存集解惠棟曰孝存甄子然送張儉事而范史儉傳不載名碩注見鄭元傳

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

禮焉集解惠棟曰秦子云人有母病寢思食新麥家無盜熟而進之文舉爲北海相聞而特賞之郡人無後及

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

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集解先謙曰今萊州府昌邑縣西二里漢青州北海屬都昌縣

也若青州臨朐縣東北之都昌乃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

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遠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

人訊問其母并致餽遺時融爲管亥所圍慈從遠東還母謂之曰

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贈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

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

備耶卽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協附左丞

祖者集解先謙曰官本祖上有黃字錢大昕云黃祖非融所稱有殺魏志崔琰傳注引九州春秋作左承祖承丞古通用

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

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也迄竟在郡六年劉

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

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

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集解先謙曰東山官本作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

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

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集解先謙曰上書薦謝該見儒林傳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

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

因欲逼爲軍帥集解先謙曰官本帥作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曰磾字翁

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

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

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

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

辱憂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已上公之尊秉髦

節之使銜命直指

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集解周壽昌曰直指徑也言銜命徑指其地也若云無屈撓則

與下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語相背馬曰碑官太傳較繡衣直指為尊亦不得以直指二字相同引為訓也注誤監輯東夏

輯和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  
補用上章表及署

也名為附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曰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昔國佐

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

其畝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廬請諾使

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

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職一職而不勝再戰再

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

子為質揖而去之策解劉放曰注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

畝又云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及當

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西字下文又多一使字卻少一宜僚臨白

地字及多一西字先謙曰官本一戰而不勝下有請字宜僚臨白

刃而正色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

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王室大臣豈得曰見脅為

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碑隨從周旋歷歲漢律集解惠棟

九篇李惺所撰六篇盜賊囚捕雜具也蕭何定律益事律竊與廢戶三篇合為九篇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

皆應知情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關訓通也春秋魯叔孫得臣卒已不發揚襄仲

之罪貶不書曰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

遂即襄仲也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

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朝廷從之集解王補曰阻馬曰碑之加禮劉表郊社隱時論者多

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左傳楚申叔時曰人

也大吏端刑清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

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曰

古刑投之曰殘棄殘其支體而棄廢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易曰天地盈

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尚書曰紂斲朝涉之脛孔安國注

斲而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若各

則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天字求俗休和弗可得

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

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

叛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座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騁而告曰

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趙高英布為世

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享伊戾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

大患殺胡亥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輪驪山亡之江中為

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王謀反誅之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

為善耳雖忠如鬻權左傳初鬻權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

人以為大闇君子曰鬻權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楚

刑猶不忘納君於善集解先謙曰官本權並作拳是信如卞和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

之曰石也王以和為璞已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琴

操曰荆王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曰進寶得刑

足離分今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集解先謙曰

官本琴操曰三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

兩足而進寶上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

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

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龐明曰爲五萬龐明日爲二萬

龐涓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

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

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

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

而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刎曰遂成豎子之

名矣集解劉劭曰注軍半至案史記彼文更有他語故末云軍半

至今既節取不宜長此三字又冤如巷伯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

令齊軍曰善射案文多一日字才如史遷李陵爲匈奴敗馬遷明

中故謂之巷伯被讒將刑寺才如史遷李陵爲匈奴敗馬遷明

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才如史遷李陵爲匈奴敗馬遷明

被下蠶室宮刑達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

後乃著史記達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

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云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一離

今集解洪亮吉日案前五人皆罹肉刑似不宜雜以子政一離

刀鋸沒世不齒國語中刑是太甲之思庸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孔注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

曰念常道也晉襄公敗諸峭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



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南睢之骨立集解惠棟曰未詳衛武之初筵

為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陳湯

實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嘷不知其為惡也

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魏尚之守邊文帝時

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

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

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

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

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

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集解惠棟曰案表本傳不載唯零陵

先賢傳云太祖問劉先曰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托漢室

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類

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

天祀地昭告赤誠是其事也國為神器老子曰天下神陸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主之尊

器不可為也警如堂羣臣如陛

眾庶如地故陸乃九級上康遠地則堂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

可踰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踰焉每有一豎臣輒

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曰杜塞邪萌形見愚謂雖有重戾必宜

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

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是曰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

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裏束也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

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傳成

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質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曰露袁術之罪今

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

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

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執異也爾雅曰羊

化曰牂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集解王補曰天險易

注向無的解惟王厚齋通鑑答問有曰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

天險云者君臣臣裁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耳觀

融疏意實與王同豈漢時舊有此訓而後秩之與先謙曰官本注

夫作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儀禮曰篚

矣竹器如篚也書曰

厥篚玄招呼元惡曰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書曰今商王受

亡道為天下通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左傳取

者而紂為魁主廟聚泉府鄭注曰君人者昭德塞遠以臨照百

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遠以臨照百

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郕鼎在廟章孰甚焉郕大鼎

落瓦解其執可見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集解惠棟曰荀子云

得之桑落之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曰崇國防五年南陽王

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集解錢大昕曰祗乃東海恭王彊之玄

殆誤也獻帝子見於紀者有東海王敦敦初非冲幼此傳

七年封時融已先歿矣范史雜采它書往往自相乖異如此帝

傷其早歿欲為修四時之祭曰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

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曰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

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

明四帝是也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

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壻地自殺齊懷王

閔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臣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

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

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融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為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

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冲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

呂號諡者宜稱上恩稱音尺證反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

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屠鄴城

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

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

其顏色非凡太祖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已妲己賜周公妲己音丁末

間其意為迎取之妲己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眾庶武王克殷操

反又音旦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眾庶武王克殷操

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為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傳也操

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已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建安十三年

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楮矣國語曰昔武王剋商

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楮矢石磐其長尺有咫肅慎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畧曰挹婁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楮木也今遼左有楮木狀如荆葉如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矣作矢是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

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零盜武牛羊武遂窮屈也時年飢兵興

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德

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

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

樊噲解尼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

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

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

解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餽糟歆醕

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

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

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

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

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集解惠棟曰注天垂酒星之耀春

秋元命苞云三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神也又堯千鍾孔百觚皆

見孔子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不拘

正理集解錢大昕曰說文宕過也先謙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

曰操欲殺楊彪融爭之獲免見彪傳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

千里實內不曰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

見袁宏紀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曰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

潛忌正議慮餽大業山陽郝慮

結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浦江表傳曰獻帝

當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

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

長短以至不移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集解

劉攽曰注獻帝嘗時見慮案文時當作特王幼學曰案史紹釋文

郊音綺戟反至晉元帝承望風旨已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警怨

時即鑒乃音丑之反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

向書曰舜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

暨皋陶以益為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

夔龍集解王補曰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路粹為曹公與孔

融書證知此書亦路粹作注引書云邀一言故麟鳳來而頌聲作

之譽者計有餘矣今無此語范氏刪節也也史記曰於是禹與九韶

也之樂致異物鳳皇來儀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孟陽代

賊西漢紀信乘黃破家為國通誅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敝

屋誑楚之類也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史記范雎一餐之德故鼂錯念國

遘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為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

請斬錯以謝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

景帝遂斬錯也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為三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誦

言信曰今糾其又言謂魯武閭平謂王不聽其言卒客彭寵傾

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謀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彭寵傾

亂起自朱浮朱浮與龍不相能數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欽

馮惜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禹今流俗由此言之

本宗誤作宋也集解周壽昌曰案鄧禹傳宗欽作宗敬

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余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惠趙

文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歸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

不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荆謝之相

與為刎頸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集解何焯

日謂宥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夫

立大操者豈果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已為小介介猶蒂

法雖平私情為蒂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

起憮音舞憮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

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法論田及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

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

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已區區思協歡好又

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

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集解王補曰操書意在交

構非平融報曰猥惠書教也猥曲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山陽

與魯郡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已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

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

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諡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

以其乘車千行韓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

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

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

三閭卽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

餘論遠聞所已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

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也孫卿子曰昆蟲亦



有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曰為不如心競左傳

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

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

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性既遲緩與人無傷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史記荆軻嘗游榆

雖出胯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榆次之辱史記荆軻嘗游榆

聶怒而目之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蚊音文虻音蚩

荆軻出去以爲害集解惠棟曰莊子寓言云仲尼曰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

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司馬彪注云觀雀

飛疾與蚊相過忽然而不覺也觀亦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

作鶴古亂反先謙曰官本無一字

子皮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焉或矜執者欲曰取勝為榮不念宋人

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鑪累土為之以居酒食四邊隆

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粟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

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

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潔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

壺往沽狗逆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

當已無用罪之耳

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

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

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

以割而樹吾無以此為也將棄之今仲不特仰人而食它者奉

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侍作待

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左傳晉文

趙衰曰卻穀可乃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

使卻穀將中軍公與之並為大夫僕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僕行與文子同升之於

音七眷反見論語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

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

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賢吏哉賢吏謂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集解王

融荅書正墮術中傳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

言寬容少忌信然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

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與蔡邕素善

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

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

融每酒酣引

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

融聞人之善

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

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曰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

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陳

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爲軍謀祭酒與

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親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

筆也枉狀奏融曰集解王補曰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與此小異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

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

史記

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有天下

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

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

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

謂不加幘

唐突宮掖

集解惠棟曰丁度云糖突觸也

吳曾曰律有唐突之罪案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蓋當時之語

又前與白衣禰衡跌

蕩放言

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

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

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甌中

說文曰甌缶也字書曰甌似缶而高集解先謙

曰官本

出則離矣

集解王補曰子夏喪服傳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融嘗自言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又幼持父喪哀悴過毀州里歸其孝何至謬爲此語路粹嫁誣若斯以爲爲有當時所以忌其筆也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

十六

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融墓在揚州江都縣高士坊西北去州九里

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

男年九歲已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

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

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

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

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

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

魏略曰曹操爲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

從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

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

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

集解王補曰唐庚嘗言魏文帝卽位求孔融之

文以爲不減班揚晉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諮融既魏武之讐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所欲聞而並見收錄唯恐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子謂魏文晉武固可取而孔葛之文不可磨滅歐陽子所謂雖怨家仇人不能少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毀而揜蔽之也

二十五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孔融集十卷錄一卷

文帝曰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

大夫

前書曰樂布梁人也爲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泉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

宣帝時司隸校尉蓋

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慙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誅挫故上書訟之集解洪亮吉曰案此鄭昌引文子之言范史或未見文子故此論以爲是昌前人引用故實詳慎如此

是昌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

公羊

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

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已

動義舉而忤雄心也忤逆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之鼎也人存

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傳曰桀有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

皆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太尉梁冀不敢擅廢立故先策免以立威孔融見憚於曹操因趣

路粹枉狀以擠之死范史此論與陳蕃左班儒夫嚴氣正性覆折

林等論同為表揚節義垂涕而道足為炳鑒而已豈其負園委屈可已每其生哉

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買誼曰品庶每

生集解惠棟曰史記賈誼云眾庶馮生鄉誕生本作每生漢書正

作每莊子曰無門無毒崔譙本毒作每云貪也司馬貞云每懷懷

者冒也冒貪之義案方言每字合從手益刀每音莫改反焉嶠嶠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言堅貞如白玉也嶠音古老

荀彧字文若

袁宏漢紀或作郁

潁川潁陰人明陵令淑之孫也

明陵縣屬汝南郡故

城在今豫州廩山縣西南集解錢大昕曰荀淑傳補明陵侯相漢

制縣爲侯國則置侯相一人治之其職與令長同故亦通稱爲令

也東萊之不其亦侯國父綰爲濟南相綰音古綰畏憚宦官乃爲

而董族傳稱除不其令父綰爲濟南相本反綰畏憚宦官乃爲

或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娶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

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於時或曰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議

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或曰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議

議南陽何顯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

再遷亢父令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董卓之亂

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

解忠棟曰融字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集解惠

元長見韓韶傳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棟曰注見袁衡傳

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密雖小固不足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鄉

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

從馥留者後多爲董卓將李傕所殺畧焉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

奪積位紹待或曰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數計數也集解劉攽曰

成文史筆不如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問此蓋有一應字

操有雄畧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

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曰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

鎮東司馬集解錢大昕曰此初平二年之明年也據魏志操為鎮東將軍在建安元年則初平三年安得便稱鎮東司馬

平魏志或傳本云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常以司馬從然則領兗州在此年而除鎮東司馬不在此年也

范史剛去領兗州句遂誤以鎮東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縣名屬濟陰郡

司馬為是年事矣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鄧音捐集解惠棟曰縣屬濟南志作任曰留

事會張邈陳宮曰兗州反操典畧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而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

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誦或請詐也集解惠棟曰魏志云邈使刺

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集解惠棟曰或

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



到城下求見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曰元讓沛國人

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爲十州之鎮在必危也

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

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

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德程昱說

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德作使是

使固其守卒全三城已待操焉三城謂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

徐州還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距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

內皆深根固本已制天下進可已勝敵退足已堅守故雖有困敗

而終濟大業將軍本已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

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集解劉放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

軍之關河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魏志或傳云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壤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蓋

上言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以兗州比關中河內范史刪去二字未當

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孰麥約

食穠穀呂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

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

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尙安歸乎

集解惠棟曰數城謂三城

且前討徐

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尙不可

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爲表裏堅壁清野已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

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

取此呂權一時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孰麥復與布戰布

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

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眾多呂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

恣睢

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

史記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

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

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爲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

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

喪兵皆

縞素

自天子蒙塵

將軍首唱義兵

徒曰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尚書曰

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汝也

今鸞駕旋軫

鄭玄注周禮曰

東京榛蕪義士有存

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已從人望大順也乘

至公已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已致英俊

集解先謙曰

大德也四

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

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已或爲侍中守尚書令

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或又進操計謀之士從

子攸

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

及鍾繇郭嘉

或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憂哉

魏志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  
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  
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陳羣杜襲襲字子緒潁川人荀或  
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陳羣杜襲襲字子緒潁川人荀或  
謀祭酒魏國司馬懿戲志才等懿字仲達即晉宣帝集解惠棟曰  
建爲侍中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或皆以智策舉皆稱其舉唯嚴象爲揚  
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  
爲揚州刺史後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  
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  
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  
遂爲超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  
所殺南陽降既而  
悔之而復反操與戰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爲紹作檄書曰操祖父  
軍敗爲流矢所中紹與操書甚倨騰養養放橫父尚乞句攜養  
操贊聞遺醜並倨慢之詞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傳云紹與操書注  
以檄書當之誤也操爲張繡所敗在建安二年而紹宣檄乃在建  
安五年亦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曰謀於或或量紹雖強  
不相涉  
終爲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  
徐州五年袁紹率大眾曰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

惶懼少府孔融謂或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

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宇

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

聰達有計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

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

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在

袁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與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

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與或議欲還許曰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

致人不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

項莫肯先退者曰為先退則執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皋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

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言與紹眾公曰十分居一之眾言與紹眾畫地而守

之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搃音厄搃謂

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

遂曰奇兵破紹紹退走

集解惠棟曰魏武帝軍策令云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

不能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台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鍊不與今時等也

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

六年操曰紹新破未能爲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曰計

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眾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

若紹收離糾散

糾合也

乘虛曰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

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曰爲冀部所統既廣則天

下易服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爲冀州所統悉有河東

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

其土宇守其兵眾今若一處被侵必謂曰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

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

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

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

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眾寡糧單

圖欲還許尚書令苟或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也恢大起發

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微其軍實微邀也音古亮反遂摧撲大寇濟危

曰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

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旂克平四州謂

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敵人懷利

曰自百各規利人臣眾怯沮曰喪氣也沮止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

勢也捷勝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也沔即漢水孔安國

曰漢上為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曰亡為存曰禍為福謀

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

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

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縱兩通集解先謙曰官本蕭何發下少一縱字引劉攽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縱字

古人尙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關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

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

也倖等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

先人或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

等也介子推晉況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雖

文公臣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爲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

難解紛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將爲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

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爲也

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呂正司或先守尙書令今

棟曰案或別傳太祖欲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

表或爲三公當得其實

伐劉表問或所策或曰今華夏已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

間行輕進已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十七

後漢書七十

二十



年董昭等

昭字公仁濟陰人也

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

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日車馬二

日衣服三日樂器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百人七日斧鉞

八日弓矢九日拒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侯氏之璜封公父之繁弱祝宗

卜史備物典策集解先謙曰官本封公父作封谷父密曰訪或或

曰曹公本興義兵已匡振漢朝雖動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

愛人呂德不宜如此事遂寢

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

操心不

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遺將

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

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爲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

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之義也所已

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

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

宜有大使肅將天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

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

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尙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已爲重書奏

帝從之遂曰或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水名

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聞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或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

郡今壽州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春秋

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

示或或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

陰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

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

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無子性又凶邪往

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或

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或意不同欲言揖而遣之於太祖乃齎聖

書窮軍飲饗禮畢或請問太祖知或欲言揖而遣之於太祖乃齎聖

卒於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譏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修

壽春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譏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修

好遠遊祀以為祖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集解通鑑胡注

神漢以午日祖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集解通鑑胡注

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

王補曰冊魏公九錫文詳載袁紀三十卷魏志武帝紀文選三十

五引文章志曰魏錫潘勗所作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懸矣趙岐注孟

猶困荀君乃越河冀間關曰從曹氏問關猶察其定舉措立言策

也苦也崇明王畧曰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曰就違正之謀乎言或本心

不背漢也誠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紓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曰致

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曰爲中賢曰下道無

求備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曰

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

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

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其

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

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或豈願強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

方時運之屯遭易曰屯如遭如遭竹連反非雄才無曰濟其溺

功高執強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此又時之不可並也

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曰成仁之義也集解王補曰袁紀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

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  
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平  
亂資漢之義功之克濟荀生之謀謀適則助隆助隆則移漢劉氏  
之失天下荀生為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容身無  
所則荀生之議為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  
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雖親於漢已疏則荀生之功為不義也  
殺身猶有餘愧焉足成名惜哉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以對揮金僚朋揮散北海

天逸音情頓挫逸縱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

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欲誰佐也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

疑心一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終

後漢書七十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校補

鄭太傅司農眾之曾孫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至熙二子泰渾

鄭暉魏志有傳合考世系則留孫當作元孫

未有孟賁之勇注舟中人盡播入河官本注舟亦作舡

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案止肅何顒荀攸等與袁紀魏志

亦互異參之荀淑王允傳抑又未嘗不名異黨鉅伯言歸同諱  
爲荀爽王允袁紀則謂爲荀攸鄭太种輯魏志更及伍瓊王允

傳載允同謀者僅黃琬鄭公業惟荀淑傳轉告張同諒若此則黨錮傳而黨錮傳則謂陋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此傳則

謂因謀卓事洩距等被執三關等似被執者不山關而哀紆高  
顯與荀攸同繫獄隔憂懼自殺魏志攸傳則云攸同被收繫獄

之卒與自殺異蓋無論溺之死爲自殺與否要爲自死於獄非

卓聲其罪而殺之也夫以卓之暴諸將言歸陽蹕倒餒髮放前位  
瓊周秘李旻張溫伍孚皆死不旋踵苟知顯謀殺己將必立致

之死何暇下之獄此易知也驅乃猶得死於獄且飽死之役不聞同繫者皆死公業脫身走矣而同謀之允琬亦尙安然無禍

則爾等之被執必以它事終其事未必不與所請有涉而不請必仍未洩謂爲事洩者度不過公業等與謀之人聞變驚竄自

卷之十

疑實然范書故兩存之耳當卓得志虐殺朝士人皆岌岌不自保謀之者固宜多也自通鑑不載荷爽之謀與何顯之死姜宸英首斷荷爽必不得有是謀後之讀者異者遂並疑顯亦無其事然則范書反可廢耶

孔融傳太中大夫陳煒袁紀煒作緯

將不早惠乎官本惠作慧同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侯康曰御覽四百九引會稽典錄盛

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嘗出游達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

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為兄弟案此當亦融年十三喪父沈銘葬曰融父宙卒於桓帝

隨父詣京師時事年十三喪父延熹六年正月己未見宙碑也案據此則融十歲詣京師次年即喪父

時融年十六侯康曰詔捕張儉事在建甯二年融年十七矣

遂并收喪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案二人未知所坐是喪融自不知當坐何罪矣於文不應蓋本

作未知二人所坐誤倒

詔書竟坐喪焉沈銘葬曰喪為豫州從事有碑今在曲阜孔廟中又史晨饗孔廟後碑稱處士孔褒文禮或其時尚

未為豫州從事也然喪卒於建甯元年史晨碑立於二年不知何故案漢世辟為從事或未赴或在職未久仍退為處士則稱

官稱處士無不可者喪之碑豫州從事不必其果在後也惟喪果以建甯元年卒則刊章捕張儉事在二年喪不及見矣碑之不足證史如此

拜中軍侯集解劉攽曰至明字有脫誤也錢大昭曰魏志崔琰傳注云果遷北軍中侯此

作中軍侯誤

志在靖難柳從辰曰袁紀興平元年融與陶謙謀迎天子還洛陽會曹操襲曹州而止魏志崔琰傳注云果遷北軍中侯此

乃奔東山集解先謙曰東山官本作山東惠棟曰山東通鑑作東山謹案觀惠氏補注引

通鑑明所據北宋本亦作山東而實未可以爲信也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是山東乃概舉之辭軒岐謂青州即山東諸州之一更何山東之可奔乎通鑑所據本作東山則知闕本自不誤

銜命直指注前書有繡衣直指官本注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官本時作而柳從辰曰袁紀云穎川陳紀論復肉刑案晉書刑法志崔寔鄭元陳紀之徒

咸以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融爲此議是融因當時百官論多附或故特引正定議也



善否不別

柳從辰曰不別或作區別見御覽六百四十八引本書

慮不念生

官本念作全

伊戾禍宋注則欲用牲加青徵之駟而告曰

官本注欲作坎駟作駟

信如卞和集解先謙曰官本琴操曰三字在進寶上

謹案上字下脫怨歌下無

日字凡六字

智如孫臏注自以能不及臏

官本注能不作不能

一離刀鋸

難同罹或作罹見晉書刑法志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注王師敗績於賀戎

官本注賀誤晉柳從辰曰賀同賀一音茅左傳

卽作茅戎

斷盜貢篚注厥篚元纁璣組

官本注璣作機案斷盜貢篚承上遇絕詔命言謂阻隔朝郡交通諸郡所

貢方物輒被關奪也璣雖可通機而璣組無作機組者前書地理志引禹貢亦作厥璣元纁璣組蓋今古文同

章孰甚焉注彰孰甚焉

官本注無焉字

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集解錢大昕曰祗乃東海恭王彊之

元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冲幼此傳殆誤也

案

紀自建安以下可書者僅矣乃建安五年七月書立皇太子馮  
為南陽王壬午南陽王馮薨十月書東海王祗薨或者據此傳  
注謂二王皆獻帝子則紀漏書立馮為皇太子立祗為東海王  
然皇太子無更封王之例故或又謂太子之卒明已有孫若在五  
十五年書太子早卒孫康立則帝太子之卒明已有孫若在五  
年帝年甫二十何由便有孫乎且是年正月董承謀洩董貴人  
為曹操殺不能保其妾帝何暇立太子諸王蓋立皇太子馮為  
南陽王九字全是駁文當刪馮並非帝子也至東海王祗固非  
帝子並不得即定為恭王疆之元孫以疆傳亦必誤已於獻紀  
校補發之矣蓋東海王疆之國傳至孝王孫薨後必已中絕而  
後有東海王祗祗薨國又絕而後有東海王敦魏受禪降為侯  
者當即帝子或敦為伏后子已被害國移於羨或羨即敦之更  
名舊史既不詳舉後漢書遂誤附之疆傳范書沿而未正也若  
祗羨皆疆後則敦為帝子何得亦有東海之封若祗立歷四十  
四年有子羨嗣封何向不得修四時之祭斯必不然矣然則南  
陽王馮東海王祗何人乎以融所對聖恩敦睦及同產昆弟之  
說證之實皆帝之諸弟而靈帝子耳章懷對於東海王祗之薨  
獻紀既未言為皇子疑此注本作並靈帝子蔑人妄改為獻非  
章懷本誤也

前梁懷王注梁懷王揖官本注揖誤相

呂姐已賜周公注出列女傳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後操討烏桓注建安十三年也

官本注三作二是

昔肅慎不貢楛矢

官本慎下有氏字

山陽郗慮集解王幼學曰

至

乃音丑之反

侯康曰此史炤之誤胡三省已辨之郗鑒即慮

之元孫豈有祖孫一姓而二音者耶

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注相與為刎頸之交

官本注交作友

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注河曲之役

官本注河曲二字誤倒

它者奉遵嚴教

官本遵作尊

不輕公叔之升臣也注僕音七眷反

官本注七作士是

坐上客恆滿

官本恆作常今案作常疑南宋本避改

不遵朝儀

官本儀作議

譬如寄物甌中注說文曰甌缶也字書曰甌似缶而高集解先謙

曰官本甌作甌

謹案甌卽缶之異文見史記李斯蘭相如傳說文初無是字甌卽甌乃餅之重文說文雖有是字而

注文不合諸引范書者悉作甌則官本之誤已無論矣然字書既曰似缶而高則亦必非卽甌字以缶甌無別也疑本是罍字

轉寫而譌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

案說詳典論論文

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

侯康曰四庫提要孔北海集條下云六言詩之名見於本傳今所存三章詞多

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生平可信其義不出此卽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間購求遺文廣託融作以頌曹操未可定爲真本也因此三詩古文苑已載故云舊本有之

豈其負園委出可曰每其生哉

官本其負作有員案園卽楚辭刈方以爲園兮之刈孔仲達說委巷

之禮謂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也負恃也特園道以爲委屈也前書音義訓刈團無稜角明園亦可通員則作員園於義爲室似誤

荀彧傳曰爲奮武司馬

柳從辰曰袁紀彧爲司馬時董卓兵強山東震恐彧說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亂

終無能爲也操善之

今君爲十州之鎮

官本一作是

計必未定

官本必未作未必

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注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

今曹州府范縣東南二十

里柳從辰曰注陽當作州舊唐書貞觀八年割濟州范縣屬東濮州天寶元年改濮州爲濮陽郡章懷時不得稱濮陽也

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

已見光武紀下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

柳從辰曰袁紀劉備在徐州案謙死劉備領徐州居下邳並見呂布傳

布乘虛寇暴

案布傳陳宮說趙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故兖州諸縣爲布所必爭

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

侯康曰魏志注引或別傳載鍾繇之言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大祖之聰

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耶

韋康爲涼州注康字元將

至時人榮之侯康曰御覽二百六十五引三輔決錄韋元將年十

五身長八尺五寸辟爲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又孔融與康父靖書曰前日元將來淵

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則康固早有令名故或舉之

與或議欲還許

官本與上有書字是

深建宜住之便

官本住作往案據下文言堅營固守是住非往

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注高祖曰

官本注曰作云

操譬之曰

官本譬作誓柳從辰曰袁紀作報今案譬論也觀下文操以魯連子臧為說則作譬非誤

或病留壽春注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

已見先武紀上及獻紀下郡字乃縣

之

期紓民於倉卒也

官本民作人未改回

權譎時偏注謂詭辭以對

官本注對下有卓字